

外人类学名著译丛

乌鸦印第安人

[美] 罗伯特·亨利·路威 / 著
冉凡 C. Fred Blake / 译

民族出版社

国外人类学名著译丛

K708
5

乌鸦印第安人

[美] 罗伯特·亨利·路威 / 著
冉凡 C. Fred Blake /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鸦印第安人 / (美) 路威 (Lowie, R. H) 著; 冉凡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12
(国外人类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105-09938-2

I. 乌… II. ①路…②冉… III. 美洲印第安人—研究 IV. K7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3540 号

The Crow Indians, by Robert H. Lowi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Rinehart & Company, Inc. 1935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9 by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乌鸦印第安人

著 者: [美] 罗伯特·亨利·路威

责任编辑: 张国兵

版式设计: 倩 男

封面设计: 吾 要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010-58130636 (编辑室) 010-64271909 (传 真)

010-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mzcbs.com>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376 千字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36.00 元

书号: ISBN 978-7-105-09938-2/K · 1557 (汉 73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WUYA YINDIAN REN
THE CROW INDIANS

《国外人类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主 任 禹宾熙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铁志

王建民

马 戎

甘玉贵

庄孔韶

张海洋

禹宾熙

周大鸣

杨圣敏

彭兆荣

黄显辟

潘 蛟

龚黔兰

虞 农

《乌鸦印第安人》中译本序言

C. Fred Blake 冉凡

罗伯特·亨利·路威(Robert H. Lowie)的《乌鸦印第安人》(The Crow Indians)是一部全面、细致地描述欧洲人定居前在北美大平原生息繁衍的印第安土著人的一支——乌鸦印第安人的著作。作为一本经典的民族志,从1935年首次出版以来,此书几经再版,最新的2004年的版本中附有由一位从事文学研究的乌鸦印第安人菲诺舍·鲍厄勒(Phenocia Bauerle)撰写的导言。显然,路威对于乌鸦印第安人生活的描述所引发的兴趣经久不衰,并且已经超出了人类学领域而引起了其他社会学科的关注,如社会学、历史学、美国历史、美国研究,直至时下乌鸦印第安人自己的文学反思。

路威初识乌鸦印第安人是1907年在蒙大拿州(Montana)东南的保留地中,在路威为美国自然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工作期间,他已经利用了数次田野调查的时间对加拿大、美国北部平原的几个土著群体进行了调查研究;从1910年到1916年,路威又对乌鸦印第安人进行了八次田野考察,1931年又进行了一次。路威的著作发扬了他的导师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历史学派的传统,他将这本

书献给博厄斯,上面写有乌鸦印第安人的碑文:“生命不息。”

路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乌鸦印第安人的,这种视角定立了一种不同于当时盛行的欧裔美国人对于平原印第安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平原印第安人一直是以边界整齐划一的部落的形式生活的,其文化一成不变,直至遭遇美国军队和被迫受制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监管、文化遭受破坏时,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在路威看来,欧洲文化的影响是物质文化方面的,诸如马匹、铁农具、玻璃珠饰、织布等,这些在其沦为保留地前两个或三个世纪就已经源源而入并开始与乌鸦传统同化、合一。“简言之,白人的影响不管在其最终结果上具有多大程度的破坏作用,但是白人文化并不是唯一的破坏因素。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土著民族之间已经在相互借鉴,试图将一种文化作为完完全全的原生本土文化而隔离出来,这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参见本书《导言》)。比如,根据语言和其他证据,路威猜测在数百年向西部的跋涉中,乌鸦印第安人从希达察(Hidatsa)村庄人中分离出来,希达察人原本是苏人(Sioux)或称达科他人(Dakota)的分支。路威就乌鸦印第安人的一些特点(语言、神话、艺术、技艺、组织和仪式)等与其他平原印第安人部落进行了对比,以便推断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化引入、融合、分化等。

路威特别注意了非亲属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军事会以及宗教组织烟草会和太阳舞会等。路威用这些发现批判进化论,指出进化论只看到了“原始社会”的亲属关系。作为博厄斯的学生,路威把对于美国土著人的研究从像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那样的社会进化论者的理论中解脱出来。摩尔根把不同的文化视为是进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

《乌鸦印第安人》中译本序言

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德国移民,深受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则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不过,在博厄斯的阵营中还存在着不同的研究和描述文化历史的思路,比如,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认为每一种文化都紧密地围绕着一一种本质的精神来塑造,这与路威的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研究方式相反,路威认为文化的边界是多孔的、可穿透的,文化特征是实证的、经验主义的,通过文化适应的过程扩散到地理上邻近的地区。没有什么文化特征或者一整套的文化特征是决定性的,所有的文化方面都是平等的;没有一系列的文化特征是由一个更根本的精神或一个系统凌驾于其上而被理论化或建构的,这些文化特征中没有哪一个处于特权或理论规约的地位。路威不试图将文化编织进一个一致连贯的体系,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种文化模式、文化精神,更不试图诉诸于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那样的功能系统理论。路威用这样一句名言来陈述他这种相反的观点:“文化是无计划的混杂,所谓的文明是碎片和补丁拼缀而成的百衲衣。”

正如路威没有给予任何文化特征以优先权,他也没有给予任何材料类型以优先权。他把他观察到的正在进行中的活动以及访谈者回忆起来的材料与传说、神话结合起来以说明乌鸦印第安人的信仰、价值、规范的关键问题。在路威进行研究的时代,许多前保留地的文化特征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如语言和社会组织的人际关系形态(回避妻子的母亲、戏谑亲属等),路威的许多采访者都回忆了保留地时期之前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结合丰富的神话和传说对于复原许多因保留地生活而消失了的的文化特征,比如奇袭和太阳舞等重大仪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许许多多由曾经亲身经历过的

人讲述的回忆和故事成为路威描述的基础。在书中,他审慎地参考和吸收了不同访谈人对于风俗习惯等的陈述。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来自不同个人的材料在路威的叙述中常常是逐字逐句记录的,并没有经过加工润色,并采用了一种谈话的方式,加之他使用了一些美国过时的习语、口语、指代不甚明确的代词,有时就连英语读者也很难理解材料中的这些繁多的细节。而且,路威似乎要包括进他所收集到的资料的每一部分乃至细枝末节,偶尔到了使他的论述要点变得模糊不清的程度。同时,还有像烟草仪式、太阳舞仪式中那样的对于行动细节的记叙。不过,这也正是路威所致力于的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研究的记录方式。尽管有这样的瑕疵,但路威还是使读者相当多地了解到了在这些记叙的事件所发生的时期乌鸦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文化。同时,这些细节也有助于文化人类学者了解和借鉴一种严谨、缜密的民族志研究规范;在路威看来,像记录一条生皮袋子上所描绘的菱形或三角形图案的准确的排列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表面看来琐碎的细节在界定部落特征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而这正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所应具备的研究素养。

驾驭语言是博厄斯教育的原则,在这方面,路威非常坦诚,从来没有对他掌握乌鸦印第安人语言的水平夸大其词,而是坦率地承认只是到了在工作中可以与他们对话的程度。尽管如此,他一直坚持文化中语言的重要性,他不完全相信自己掌握乌鸦印第安人语言的纯熟程度,在研究中一直都雇用乌鸦印第安人做翻译。

这种对于另一种文化面面俱到、包括以前的繁盛时期的全方位的描述随着路威一代的逝去而不再流行了。路威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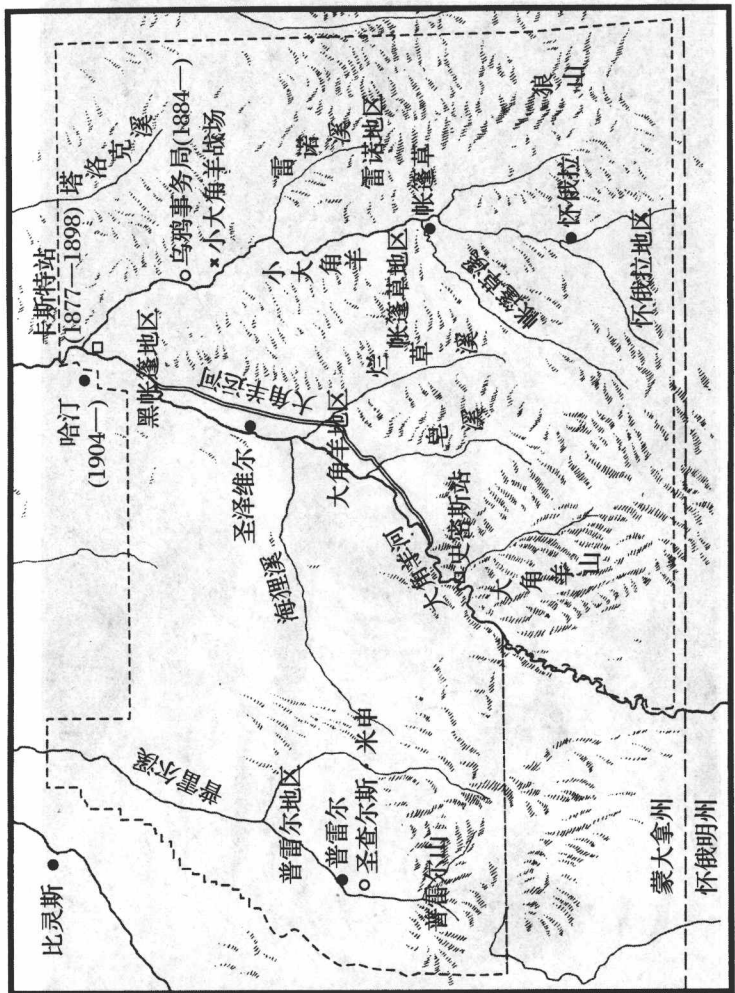
《乌鸦印第安人》中译本序言

(1957年)后的几十年,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领域的研究峰回路转,新的称为“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潮,它对人类学(及所有社会科学)的有效性和目的提出了质疑。他们一个特有的论调是质疑以建立在欧洲基础之上的知识体系来描述非欧洲文化现实的权威。尽管有这些新的观点,但无论我们居于何种立场,《乌鸦印第安人》都是一部对于一个曾经在北美大平原自由地繁衍生息的民族有创意的、审慎的、不朽的记录。

像我们在开篇中指出的,尽管那位乌鸦印第安人出身的学者菲诺舍·鲍厄勒对于这本书中路威记录的确凿性提出了一些疑问,但她对于这本书却依然有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我注意到在我家的藏书中,《乌鸦印第安人》静静地置于书架上……它就像某种神灵那样寓居在那里……”“……在我研读有关乌鸦印第安人的文学和研究的过程中,他的文字一直伴随着我……这本书我已经拥有了好多本,尽管我每每会忘记把正在阅读的一本放在了哪儿,但我总是终归会找到它,把它重新放回书架,让它在那里延续生命的历程,而这段生命的历程恍若神灵。”^①

^① Lowie, Robert Harry. *The Crow India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第 v 页。

乌鸦印第安人



地图：乌鸦人保留地(1904—)



图1 “法物乌鸦”，首领和产生幻象的人。

乌鸦印第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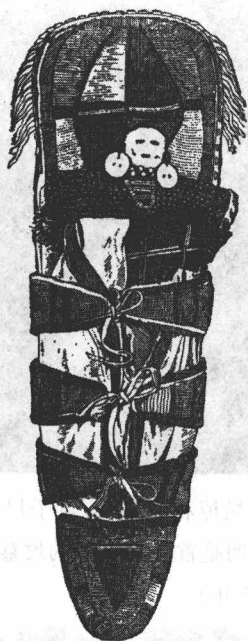


图2 乌鸦人的摇篮板模型,表明了尖形的顶端和带有珠饰的布片儿这些典型特征。



图3 当尸架已经烂掉和倒落后,对于尸体的最后处理。
后面的帐篷柱上标明是首领“铁牛”的坟墓。(Father Brando 摄于 1894 - 18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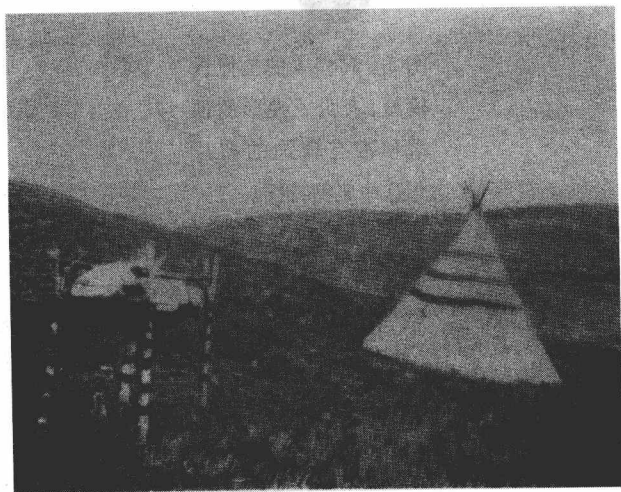


图4 “十只熊”的坟墓,展现了尸架、露葬及去世时的帐篷。

乌鸦印第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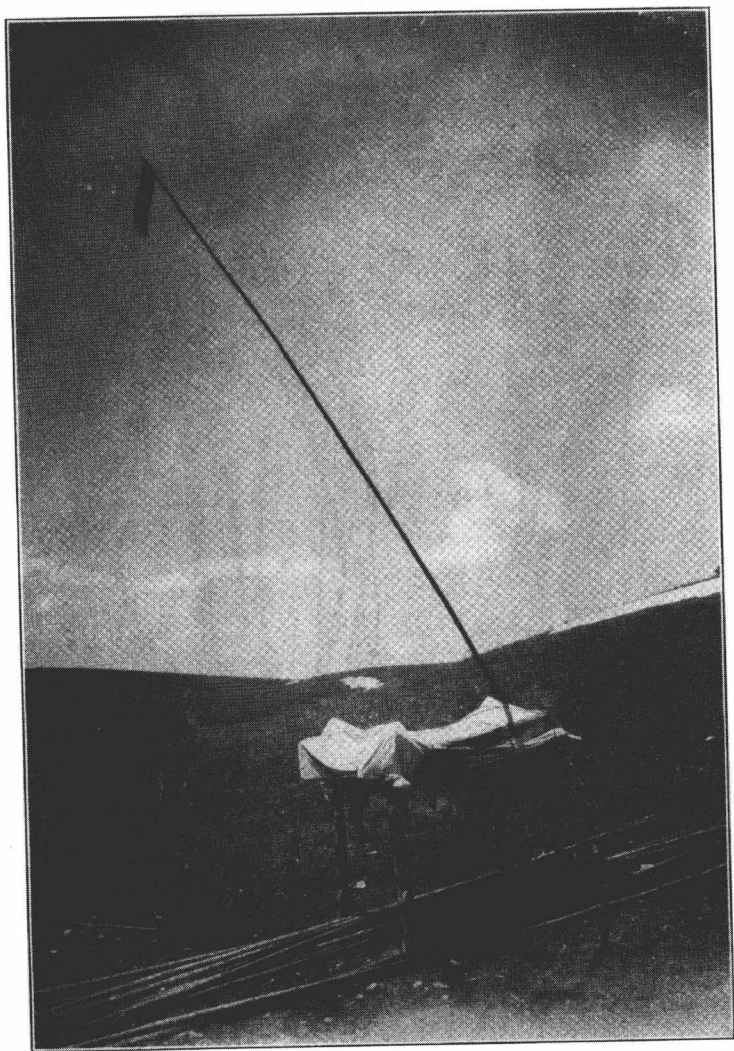


图5 “十只熊”的露葬尸架,帐篷已经被拆掉,柱子堆放在地上,一根上面挑着头皮的杆子竖立在尸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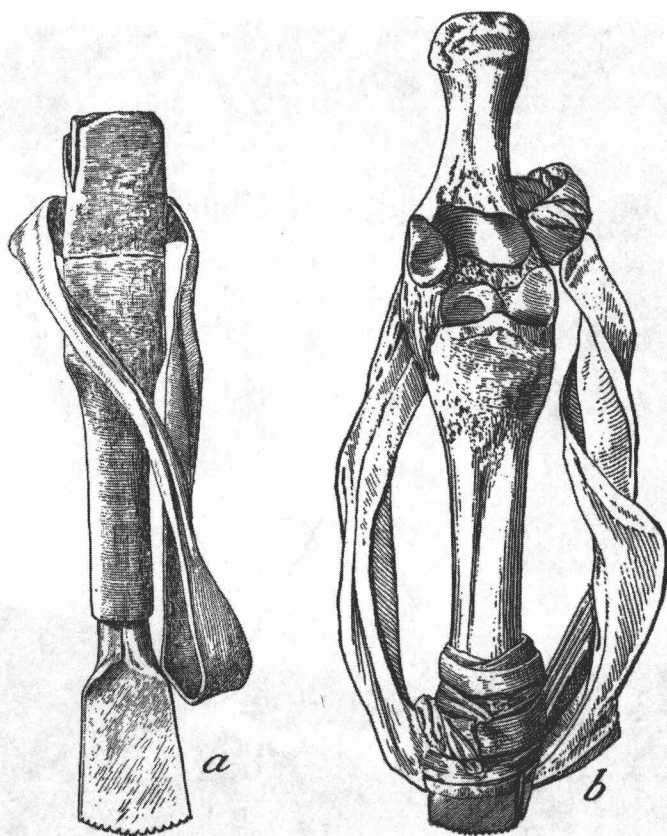


图6 兽皮刮肉工具(a)全铁;(b) 带有腿骨把儿的兽皮刮肉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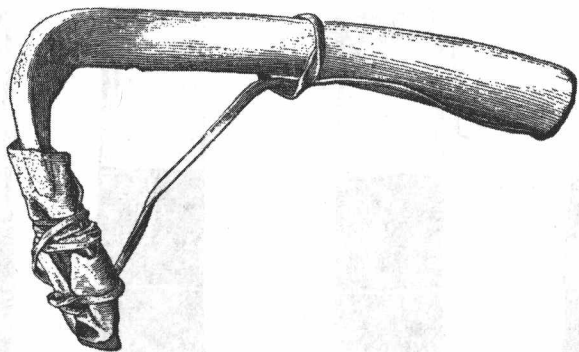


图7 扁斧形的皮子修整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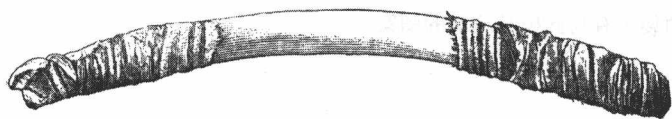


图8 修整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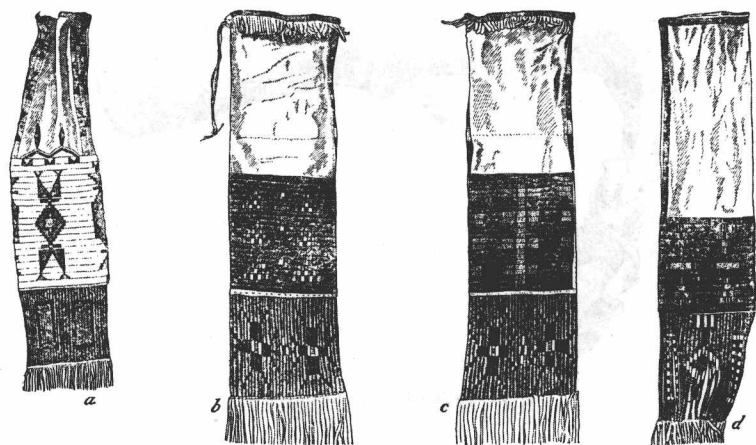


图9 (a)一个乌鸦人的烟袋。比较(b)和(c),一个袋子的前面和后面,袋子的原产地不明。(d)烤饼或夏安人的袋子。乌鸦人的袋子中央有一个菱形,里面是一个十字形,在菱形的上面和下面有叉状的图案,达科他人的袋子有与此极其相似的图案。